

現代創作文庫

沈從文選集

上海萬象書屋印行

現代創作文庫

• 第五十輯 •

沈從文選集

徐
沈
澗
編
選
葉
志
慶

全書精裝五冊定價大洋三十元 概不零售

現代創作文庫

· 第五十輯 ·

沈從文選集

定價 大洋一元五角

實售 大洋一元五角

編選者 徐沉泗 · 葉忘憂

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

總經理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

現代創作文庫

· 第二十輯 ·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第一輯 | 魯迅選集 | 第十一輯 | 鄭振鐸選集 |
| 第二輯 | 郭沫若選集 | 第十二輯 | 王統照選集 |
| 第三輯 | 郁達夫選集 | 第十三輯 | 田漢選集 |
| 第四輯 | 周作人選集 | 第十四輯 | 老舍選集 |
| 第五輯 | 葉紹鈞選集 | 第十五輯 | 沈從文選集 |
| 第六輯 | 徐志摩選集 | 第十六輯 | 茅盾選集 |
| 第七輯 | 王獨清選集 | 第十七輯 | 魯彥選集 |
| 第八輯 | 馮資平選集 | 第十八輯 | 巴金選集 |
| 第九輯 | 冰心選集 | 第十九輯 | 丁玲選集 |
| 第十輯 | 盧巖選集 | 第二十輯 | 張天翼選集 |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

現代創作文庫序

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——自從「五四」以來，「新文學」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。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。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，一般店員學徒，小市民，工人以及農民等，却也「不能」看到它。

這一個事實，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，而封神榜，三國志却印行不衰，江湖奇俠傳，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！——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裏面。

把文學送到整個大眾的腦子裏去，這是大眾文學的整個問題。把已經讀封神三國，以及奇俠「姻緣」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，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，而那一半，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。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，小市民，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「不能」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，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。

舉例說：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，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，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。但買不到吶喊，彷徨。——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，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，裝訂，也就駭住了，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。——再一個「即使」罷，即使他想買了，一看定價：六角，一元，一元半，嚇！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，這，買不起！

所以，一本書的推銷方法，印刷外形，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！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，忽視這個問題，是不應該的。——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，那些店員，學徒，小市民，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？

說到這里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。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，但它的結果是：第一，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；第二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；第三，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。因此之故，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。這，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。也就因此之故，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，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。

剛巧，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，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，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。

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，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——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。

第一，文庫里二十位作家當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，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，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。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。——儘管如此，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。

第二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，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。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，偏重於初期，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。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，也就是為了更利於讀者。

第三，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，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。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，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。

第四，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，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，而少截取長篇。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。

第五，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，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。

第六，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，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，倒編上去。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。

計劃是這末計劃了，但編下來的結果，其缺點可更多了：

第一，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，前後只有三個月。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。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

冊，這樣急就編選，是自己不能安心的。

第二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。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，都買不到手。又以同一原因，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。

第三，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，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。

第四，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，一時又查不明白，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。

第五，因為時間匆促，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。

第六，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，未能收齊，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，更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
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，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。

編者

一九三六，三，一八。

題記

沈從文，湖南鳳凰人。當代的一個多產作家。他不是個學校出身，而是一個當過兵的。因為他是湘西人，又當過兵，所以他的前期作品中充滿了湘西地方色彩，與軍隊生活。稍後作品，其題材極為複雜。真是上中下九流人物無不出現在他的筆下。但亦因此之故，對於這些人物的描寫，遂不能深入。

沈氏作品是有其獨創的風格的。在魯迅、茅盾等人之外，另成一派。在結構技巧上善於變化，造語用字上則簡鍊新奇。所以他的文章有一種誘人的魔力。但這種傾向的結果使他過重於技巧的精鍊，而使內容空虛浮泛了。如最近的八駿圖便是一例。

這裏對於他描寫各種生活的作品都選了一些。就是那模仿十日談而取材於舊傳說的新十日談（即月下小景）也選了一篇扇陀。

他的作品極多，已出版的有：入伍後，蜜柑，好管閑事的人，阿麗思中國遊記，舊夢，一個天才的通信，阿黑小史，都市一婦人，虎雛，石子船，山鬼，龍，朱神巫之愛，旅店，篋，君日記，長夏，一個女劇員的生活，老實人，十四夜間，從文子集，從文甲集，月下小景，湘行散記，邊城，如髮集，八駿圖等。

編者

沈從文論

蘇雪林

五四運動以後的六七年中，北方有幾個作家頗引起讀者的注意，而使得一羣青年讀者特別傾倒的，則推那個年齡最輕而出身又有些奇異的沈從文了。這是一個以作品產量豐富迅速而驚人的作家。屈指他自從事文藝生活以來，至今不過八九年光景，而單行本著作，已有入伍後、密相、好管閒事的人、阿麗思中國遊記、舊夢、一個天才的通信、阿黑小史、都市、一婦人、虎雛、石子船、山鬼、龍、朱神巫之愛、旅店及其他、篁君日記、長夏、一個女劇員的生活、老實人、十四夜、聞從文子集、沈從文甲集、記胡也頻、月下小景等二十餘種，零星發表於報章雜誌者如記丁玲女士、湘行散記、邊城等也，還有十來種。我們現在將他的作品總括起來則有以下的四類：一、軍隊生活，二、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，三、普通社會事件，四、童話及舊傳說的改作。

現在先論他第一類作品沈從文是當兵出身的，所以稔熟軍隊生活，像入伍後、會明、傳事、兵卒、伍、

夜，虎，雞，我的教育等篇所寫人物都以軍人為典型，所記事跡也不過是軍隊間日常發生的瑣屑。像我的教育那篇描寫自己少時混跡軍隊的生涯，每日除上操以外，無非看審土匪，看殺頭，看捉逃兵，或在修械所看工人修械，情節原平淡無奇，不過我們讀着時很能感覺得一種新鮮趣味。這因為我們普通人民生活範圍仄狹，除了自己階級所能經驗到的以外，其他生活便非常隔膜，假如有一個作家能於我們生活經驗以外，供給一些東西，自然要歡迎了。所謂富於「異國情調」的詩歌小說得人愛好，也是一個道理。但沈氏在軍隊中所處地位似乎比一般士兵優異，據卒伍那篇自述，他是在一個親戚軍官領率的隊伍中當學習兵，與營長連長兒子同居一處，正如世俗所諷嘲的「少爺兵」的資格。他沒有受過刻苦的訓練，沒有上過礮火，連天驚心動魄的戰線，也沒有經驗過中國普通士兵奸淫殺掠，昇官發財的痛快，也沒有經驗過他們飢渴勞頓，流離瑣尾的慘苦。所以所寫軍隊生活除了還有點趣味之外，不能叫人深切的感動。近來有一位署名黑炎的所著戰線上，頗為文壇所稱道。他的軍隊生活經驗較沈氏豐富，所以他雖顯明地受了沈從文這類文字的啓示，寫成却有出藍之譽。韓侍桁批評沈從文這類文字道：「帶着遊戲眼鏡來觀察士兵的痛苦生活，而結果使其變成了滑稽。」這話說得似乎不大公允。士兵生活誠然是痛苦的，但也有很舒服的。沈氏所過軍隊生活，原屬於後者一類，教他怎樣捏造呢？

黎錦明有水莽草，黃藥等篇，論者謂足以表現湘西的地方色彩。但黎氏以寫故事為首要目的，表

現地方色彩為次要目的，所以成功不大。至於沈從文則不然。他的旅店（一名野店）入伍後，夜，黔，小景，我的小學教育，船上往事，還鄉漁，對於湘西的風俗人情氣候景物都有詳細的描寫，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來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。有些故事野蠻慘厲，可以使我們神經衰弱的文明人讀之為之起慄。像夜的那篇寫自己少時混迹軍隊時和同伴四個軍人寄宿某老人家，各講自己離奇的經歷。一個同伴說自己從前曾和一個住在沙羅寨的苗族婦人戀愛。婦人雖黑却甚美麗，她的丈夫是一個巫師。這軍人每夜必邀一個朋友去那巫師屋後樹林中與婦人相會。有一夜因為有點事不得早脫身，便使朋友先去通知婦人，自己事畢立即赴約。

到了那裏，憑藉目光，看到婦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樹下棲在一處，像沒有知道他會來，心中非常氣忿。走攏去一看，才嚇慌了，原來兩個人皆為一個牙子扎透了胸脯，牙尖深深的固定在樹上，兩人皆死了。他不由得驚喊了一聲。那個兇手，那個頭纏紅巾同魔鬼常在一塊的怪物，藏在林裏，陰慘的笑了。像一個鴟梟，用那詛人的口，向他說：「狗，回到你營裏去告給他們，你那懂風情的夥伴，我給他一牙子永遠把他同婦人連在一塊了。這是他應得的一種待遇。」他先是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，到後來是為這暗中的嘲弄所憤怒，且明白那夥計是在一種誤會中代替了自己遭了這苗人的毒手，他就想跑進深林去找尋這個東西。但是，進去時，已經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。他走回營去報告時，這人家已起了火，火焰燭天，這火就是巫師放的，他完全明白。

又像漁的那一篇寫兩個宗族開械鬥的情形道：

在田坪中極天真的在相以流血為樂，男子向前作戰，女人則站到山上吶喊助威。交鋒了。棍棒齊下，金鼓齊鳴，軟弱者斃於重擊下，勝利者用紅血所染的中纏在頭上，牙尖穿着人頭，唱歌回家，用人肝作下酒物，此尤屬諸平常的事情。最天真的還是各人把活捉俘虜擊回，如殺豬把人殺死，洗刮乾淨，切成小塊，用香料攪入，放大鍋中把文武火煨好，抬到場上，一人打小鑼，大喊吃肉吃肉，百錢一塊。凡有歎氣漢子不知事故想一嘗人肉走來試吃一塊，則得錢一百。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場的一端也正如此喊叫，或竟加錢至兩百文。在吃肉者大約也還有得錢以外，在火候鹹淡上加以批評的人。

據說湘西沅水上游，和川黔邊境一帶有許多苗族和漢族雜居在一起，惟其生活習慣與我們大不相同。沈從文是湘西人，又曾在黔邊軍隊混過幾年，對於苗族生活比較別人多知道一些，故他的作品關於苗族生活的描寫要佔一部分。這種描寫，許多人稱為作者作品特有的色彩，也似乎為作者自己所最得意，觀其常引「龍朱」二字可知。但以我個人的觀察，則較之湘西民族生活之介紹似遜一籌。我們現在以龍朱與神巫之愛為例。這兩篇故事大致彷彿，可說是姊妹篇。龍朱與神巫同是苗族中的美少年，同為許多青年婦女所傾心，而莊穆自持，後來同為一個極美少女所感而陷入情網，同有一個愚蠢而頗具風趣像 Don Quixote 裏的山差邦託的奴僕。故事是浪漫的，而描寫則是幻想

的。特別對話歐化氣味很重，完全不像腦筋簡單的苗人所能說出。像神巫之愛裏五羊知道主人思慕某女郎，自願充媒人而主人不許時的一段對話。

主人，差遣你蠢僕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，他在候你的命令。——僕

你是做不到這事的，因為我又不願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。——主

五羊喋喋不已，堅欲充任斯役，主僕又有一段對話：

你舌頭的勇敢恐怕比你的行為大五倍。——主

主人說，金子是在火裏鍊得出來的，僕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。——僕

神巫既見所思慕的女子呈現於前，便向她求愛道：

我的主人，昨夜裏在星光下你美麗如仙，今天在日光下你却美麗如神了……神啊，你美麗莊嚴的口輔，是應當為命令愚人而開的，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喚。我如今是從你眼中望見天堂了。就立刻入地獄也死而無怨……我生命中的主宰，一個誤登天堂用口噴了神聖的尊嚴的愚人，行為如果引起了神聖的憎怒，你就使他到地獄去吧。

作者原想寫一個態度媚雅辭令優美的苗族美男，然而却不知不覺把他寫成魯易十四宮庭中人物了。又苗族男女戀愛時喜作歌辭互相唱和，其歌辭雖非我們所能知，但想也不過和楚辭九歌、巴歛舞歌、六朝民間樂府、劉禹錫所擬竹枝詞，以及今日所採集的延蟲歌、狼種情歌、嶺東戀歌、客音情歌。

大同小異。不意在沈從文筆下寫來，却都帶着西洋情歌風味。像神巫所唱：

歌人的星我與你并不相識，

我只記得一個女人的眼睛，

這眼睛曾為淚水所溼

那光明將永遠閃耀我心。

又：

天堂門在一個蠢人面前開時，

徘徊在門外這蠢人心實不甘。

若歌聲是啓開這愛情的鑰匙，

他願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。

本來大自然雄偉美麗的風景，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縱的生活，原帶着無窮神秘的美，無窮抒情詩的風味，可以使我們這些久困於文明重壓之下疲乏麻木的靈魂，暫時得到一種解放的快樂。我們讀到這類作品，好像在沙漠炎日中跋涉數百里長途之後，忽然走進一片陰森蒼鬱的樹林。放下肩頭重担，拭去臉上熱汗，在如茵軟草上躺了下來。頃刻之間，那爽肌的空翠，沁心的涼風，使你四體鬆懈，百憂消散，像喝了美酒一般，不由得沈沈入夢。記得從前讀過法國十九世紀大作家夏都伯里陽（H. A.）。

Chateaubriand) 的名著阿達拉 (Atala) 海納 (Rene) 等關於美洲北部未開闢時土人生活的描寫，頗感此等妙趣。但夏氏曾親赴美洲遊歷，對北美蠻族的風俗習慣曾下過一番研究功夫，所以其書雖然富於浪漫氣分，實非嚮壁虛造的故事可比。至於沈從文雖然略略明白一些「花帕族」「白而族」的分別，能彀描寫神巫做法事的禮儀，那能夠知道他們男女戀愛時特殊的情形，而他究竟沒有到苗族中間去生活過，所有敘述十分之九是靠想像來完成的。許多地方似乎從希臘神話，古代英雄傳說，以及澳洲非洲豔情電影抄襲而來，雖然另有用意——解釋見後——初讀尚覺新奇，再讀便味如嚼蠟了。最近發表的新十日談序曲月下小景還是以苗族中間英雄美人做題材，意境也沒有超過龍朱和神巫之愛。不過篇幅很短，所取又是散文詩體裁，使讀者陶醉於故事的淒厲哀豔的情緒之中，不暇去苛求它的「真實性」。以文筆論，這倒可算沈從文一切苗族生活介紹之中最優秀的一篇。

關於第三項作品題材，極為複雜，以中上階級而論則報館的編輯，官廳的小科員，大學教授，大學男女學生，亭子間裏潦倒文士，官僚，軍閥，資本家，土豪，下台後終朝拜佛唸經而又幹着男女秘密勾當的政客，假作正經暗地養着姘夫的太太，爭妍取憐妖淫百出的姨太太，驕貴如太子公主的少爺小姐……都曾在他的文字中間留下了一幅剪影。以下等階級而論則像船夫，廚子，僕役，草頭醫生，小店主，邊城旅店的老板娘，私娼，野雞，荒村的隱者，老農夫，小販子，運私者，木匠，石匠，建築工人，獵人，漁夫，強盜，土匪，兵士，軍隊中的伙夫，勤務兵，劊子手……也曾在他作品中當過一度或數度的主角。不過作者對

於寫作題材雖然這麼「貪多」而他人人生經驗究竟不怎樣豐富，他雖極力模擬他們的口吻，舉止，解剖他們的氣質，研究他們職務上特別名稱，無奈都不能深入。他所展露給我們觀覽的每個人物，僅有一副模糊的輪廓，好像霧中之花似的，血氣精魂，聲音笑貌，全談不上。我們若把矛盾的春蠶、林家舖子、丁玲的法網水魯迅的風波、祝福、阿Q正傳等篇，和沈從文作品並讀，便可以辨別出寫作工力的差異來。這就是說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電氣震撼讀者心靈。沈從文的作品，則輕輕飄飄地抓不着我們癢處。

童話有阿麗思中國遊記上下兩卷。這是根據英國加樂里 (Carroll)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

(Alice'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) 而寫作的。上卷寫阿麗思與兔子約翰、憐喜先生到中國遊歷，發現中國許多腐敗情形。下卷則寫阿麗思由上海大都市到了他湘西的故鄉，看到湘西許多野蠻風俗。這是沈氏著作中最失敗的作品，內容和形式都糟。正如他自己序文中所說「我不能把深一點的社會沈痛情形融化到一種天真滑稽裏，成為全無渣滓的東西，諷刺露力乃所以成其淺薄」又說「在本書中思想方面既無辦法，要救濟這個失敗，若能在文字的美麗風趣好好設法，當然也可以成為一種大孩子讀物。可惜這個又歸失敗。蘊藉近於天才，美麗是力，這大致是關乎所謂學力了。」這算是他還有自知之明的話。新近稱為改變作風的月下小景——原名新十日談——體裁模仿意大利 Baccaccio 的十日談 (Decamerion) 借一羣偶然聚集某處的旅客在消遣漫漫長夜或無聊光陰